

丝路之上 聆听西域历史回响

编者按:从张骞出使西域踏出文明通途,到丝路美食东传交融,每一段故事都镌刻着历史演进的密码。大美新疆,神秘而多彩,让我们一同走进那段交织着探索、融合与发展的历史,感受其中的文明智慧与家国情怀。

(图片由AI生成制作)

从『西域』到『新疆』

提及“西域”,总会让人想起驼铃悠扬的古朴画面——敦煌壁画里赶路的商旅、《汉书》中记载的张骞凿空西域的壮举、岑参笔下“大漠孤烟直”的苍茫,都让这片土地在人们心中烙下遥远又神秘的印记。如今,“新疆”早已取代“西域”,成为这片广袤土地的正式名称。从“西域”到“新疆”,从来不是简单的称谓变更,它承载着中国治理疆域的智慧,见证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漫长历程,蕴藏着数千年的历史细节与深刻时代内涵。

开疆拓土

在汉代,“西域”不仅是空间上的远方,更暗含政治上的“化外之地”意味。张骞“凿空”西域后,西汉在此设立西域都护府,标志着中原王朝正式将西域纳入版图。管辖范围最大时达到约200万平方公里,向西以葱岭为界(包括葱岭)、北至巴尔喀什湖一线。西域都护府是西汉在边疆设置的特殊建制,行政级别相当于中原内地的郡,配备各级官吏,管理军队和屯田事务。西域各城邦的国王或首领需要得到汉朝的册封,并作为属国向朝廷纳贡,派兵协助西域都护府作战。在此前提下,汉朝允许他们自治,不干涉其内部事务。西域都护府代表汉朝对西域行使国家主权,西域无疑已经是中国的一部分。

安西高歌

东汉时期,国力已大不如西汉,对西域的统治大为减弱,多次撤销和重设西域都护府,后期更是降格为西域长史府,比都护府低一个级别,疆域也缩减很多。从汉末开始,中原陷入乱世无暇西顾,但为了确保丝绸之路的畅通,曹魏、西晋都维持着西域长史府。6世纪中期,突厥异军突起,重新统一了北方大漠,并控制了西域大部分地区,迫使西域各国臣服。西域是剪除突厥侧翼,巩固中原安全的必争之地。因此,唐代设立安西都护府,与汉朝的西域都护府一样,是专为边疆设立、以军事为主的政权机构,历任都护使皆由军队将领担任。8世纪初,唐军联合西域诸国灭亡了西突厥,安西都护府管辖的疆域达到最大,西界超越西域都护府的巴尔喀什湖,抵达咸海一线。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统治达到了顶峰。尽管如此,“西域”的称谓仍未改变。755年,安史之乱爆发,朝廷被迫抽调安西主力回防中原,造成西域空虚,吐蕃、回鹘等趁机发动大规模攻势。唐朝虽然平息了安史之乱,但随即又陷入藩镇割据,只能撤出西域。

故土新归

宋、元、明三朝,中原王朝对西域的管辖时断时续,“西域”始终是一个模糊的地理概念,未能形成稳定的行政归属。“新疆”概念的萌芽,始于清朝前期的边疆治理实践。事实上,“新疆”这个词最初是清代对新纳入稳固管辖区域的泛称。彻底肃清西域后,乾隆皇帝下令将“西域”改名为“新疆”,意思是“故土新归”。这一更名背后,是治理方式的根本转变。清朝设置“伊犁将军”管辖新疆全境,治所在伊犁河上游的惠远城,行政级别相当于内地的省,作为一级行政区隶属于朝廷。伊犁将军辖区是一种军政合一体制,管理驻军、屯田,满汉聚居的城镇,以及蒙古、维吾尔等游牧民族。

他族逼处

1865年,浩罕汗国军官阿古柏趁清朝内忧外患之际,率军入侵新疆;沙俄趁机占领伊犁,企图永久吞并。1876年,左宗棠率湘军出征,他特意带着一副棺槨,以表明自己收复新疆、以死守土的决心。经过洋务运动装备大量洋枪洋炮的湘军,展现出强大的战斗力,摧枯拉朽般地消灭了阿古柏叛军,也震慑住沙俄不敢轻举妄动。在外交家曾纪泽的努力下,清朝与沙俄于1881年签订《中俄伊犁条约》,收回惠远城及伊犁河上游2万多平方公里。除了曾纪泽的功劳外,更重要的是,有数万湘军作为支撑,还有左宗棠以死明志的决心。这场收复战,不仅捍卫了国家领土完整,更让“新疆”的主权属性得到空前强化——这片土地是用鲜血夺回的故土,绝非可有可无的“边缘地带”。为了更好地行使国家主权,促进各民族归心,光绪皇帝采纳了刘锦棠“设行省、改郡县”的建议,于1884年正式批准设立新疆省,省会设在迪化(今乌鲁木齐)，“新疆”一词正式成为省级行政区划的名称。新疆省的设立,标志着“新疆”从临时称呼转变为正式行政区划名称,彻底取代了“西域”的传统称谓。这一变革的深层意义在于通过与内地统一的行政制度,强化了政治认同。从西汉到清朝,从“西域”到“新疆”,本质上是中国疆域观念从“模糊朝贡”向“明确主权”的转变。历经数千年的民族交融与文化互鉴,“新疆”这一名称也是对多元一体历史脉络的认同,彰显了各民族携手共建祖国边疆的真实历程。

西汉时,中原以北的广袤地区依旧为匈奴占有。“马邑之围”后,汉武帝下定决心,拉开了征战匈奴几十年的大幕。汉武帝想和与匈奴有夙怨的月氏联合起来共击匈奴。而月氏遥距大汉几千里,中间又隔着为匈奴占领的大漠戈壁,谁能远赴西域,担此结盟游说的重任呢?本是皇帝近前一名侍郎的张骞,横空出世。一幅敦煌壁画描绘了张骞临行前的情景,汉武帝亲自相送,通向天边的漫漫古道飞沙弥漫。张骞此次出行,史诗一般壮丽而又悲怆。出使西域12年,10年被俘于匈奴。10年后他伺机逃离,一路向西找到大宛,在大宛的帮助下终于抵达月氏。但世事变迁,大月氏已然不想与匈奴对抗。壮志未酬的张骞返汉途中,再次被匈奴抓获,又在大漠滞留一年有余,后趁匈奴内乱,逃回大汉。12年出使西域,张骞虽没有完成汉皇交付的重任,但历史注定,这样悲辛的远游定然不会无功而返。

司马迁在《史记·大宛列传》中,以张骞向汉武帝陈述的口吻记载了张骞在西域的所见所闻。这几乎是一份内容极为详尽的考察报告。张骞对西域诸国的描述事无巨细:地形形胜、生产发展、风物民俗、政治军事无所不有。他还向汉武帝讲到了他未能前往的身毒国及西南的滇越。

元狩四年,有了张骞的第二次西行。这次西行的目的地是西域最西端的乌孙。汉朝想与乌孙结盟,进一步瓦解匈奴在西域的势力。

此时,汉朝和匈奴的对抗形势已发生显著变化,张骞提供的有关匈奴和西域的军事地理情报,很大程度上帮助了汉武帝对匈奴的讨伐。匈奴节节败退,汉朝一路压向河西走廊,在河西布下四郡。但匈奴一日不灭,汉武帝



出土的唐代胡饼

传入的部分饼食

中国古代将北方少数民族通称为“胡人”,称呼自胡人处传来的食物为“胡食”。所谓“胡食西来”,即胡食沿丝绸之路从西面的中亚、西亚、南亚等地传入华夏。“饼”在古代是一个类概念,古人将所有小麦粉制作的食物均称为“饼”。现代观念中作为食物的“饼”的概念,与古人所用的“饼”以及“饼”字本身概念是有区别的。汉唐之际是域外文化与中国传统文化交往、交流、交融最为繁荣的时期,这也包括了饮食文化交流,尤以饮食品种的吸收、融合为多,其中饼食的传入更明显。从文献记载看,饼食大量出现在东汉及以后。东汉刘熙《释名·释饮食》中所列饼食凡七,计有胡饼、蒸饼、汤饼、蝎饼、髓饼、金饼及索饼。到了南北朝时期,饼类食物名称大增。束皙在《饼赋》当中举出了八种饼食:安乾、豚耳、狗舌、剑带、脍鮓、髓烛、曼头、薄特(薄壮)。东汉以降,随着轮转磨技术的进步、小麦粉加工效益的提高,传入的小麦粉制作食品种类渐次多了起来,传入的饼食更是名目繁多,丰富了古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内容,甚至可以说改变了古代中国饮食文化的形态结构。

传入饼食的得名方式

从丝绸之路传入我国的饼类品种众多。饼食的传入过程中,翻译得名方式大致有以下四种:一是音译。如“饆飠”,在敦煌文献中存在数种写法,包括“勃飠”“饆飠”“没飠”“浮飠”等,据音拟

张骞出使西域

一日不安。尽管与第一次结盟月氏一样,张骞依旧没能完成预期的任务——原因是远离大汉的乌孙,既不了解汉之大小强弱,也没想到西域形势已发生大变。不过,对汉朝而言,此行依然收获颇丰。第二次出使西域,张骞及随从携带了大量被西域人视为珍宝的丝绸、漆器、铁器等。返程时,乌孙国的几十名使者与他们一起回到大汉;他们还带回了马匹、喂养马匹的苜蓿,还有可以酿出美酒的葡萄等。随张骞一同抵达都城的乌孙使者,深为汉朝的繁华诧异。因此,当匈奴得知乌孙欲依附于大汉,想灭了乌孙时,乌孙急忙以千匹宝马向西汉求援。汉与乌孙结成了联盟,匈奴在西域的势力彻底瓦解。之前被匈奴占领的戈壁大漠上,渐渐热闹起一条商道。《史记》载:汉朝加派使者抵达安息、奄蔡、黎轩、条枝、身毒国,古道上来往的使者和商人络绎不绝,出使外国的使者每批多则数百人,少则百余人,每人所携带的东西大体和“博望侯”(即张骞)带的东西相同。作为“开拓西域的第一人”,张骞出使西域虽然以军事目的为初衷,但“列四郡,据两关”,其意义,已远远超过了军事范畴。从长安到兰州,一路向西,至河西四郡,西出阳关,穿过新疆,一条贯通中亚、西亚、之后再到达欧洲的大道畅通无阻。由此,给世界文明带来的巨大贡献无可估量。

(来源:学习强国)

丝路胡饼东传记

字各不相同。二是意译。意译一般根据面食的形状、特性、原料进行翻译,汉语名称与其原来的名称意思相同或相近。如“欢喜丸”“髓饼”等。其三,通过命名反映食物的传入性质。如“胡饼”“婆罗门轻高面”等。其四,用命名来表述其制作方式的某些特征。如“烧饼”“炉饼”等。接下来我们将介绍一种文献中记载的饼食——髓饼。“髓饼”一名,最早出自东汉刘熙《释名》。髓饼是在和面时,将动物脂肪掺入面中烧烤的饼类食物,与有馅料食物不同。东汉时髓饼已在中原流播,晋时进入祭祀供献食物的行列。北朝贾思勰的《齐民要术》中记载了髓饼的制作方法:“以髓脂、蜜、合和面。厚四五分,广六七寸,便著胡饼炉中,令熟。勿令反覆,饼肥美,可经久。”早先髓饼中所添加的“脂”应主要为牛羊的脂肪或骨髓。这一推测或可从文献中获得佐证,宋代《太平圣惠方》所载“药髓饼子方”所添加物正是“羊筒髓”和“黄牛酥”。到了明代,《竹屿山房杂部》记载制作髓饼的方式出现了变化,由早期的缸形炉变成了铁锅,原料间或改用糯米粉。这正是胡饼、髓饼类食物自丝绸之路传入后,其主原料、烤制方式也发生变化的一个显著例证。胡饼类食物东传后,传入的不仅是“饼”本身,还有其加工方式乃至加工用具样式。因此,在《齐民要术》成书的时代,贾思勰等人尚能看到用于制作胡饼的炉子并称其为“胡饼炉”。宋代以后,这种土炉在中原地区逐渐消失,被锅釜取代。今天,我们在新疆等地还能看到加工饆飠的土炉(当地称为“饆坑”)。除以上所举之外,沿丝绸之路传入的饼食还有许多。漫漫丝绸之路上,沿途并无宾馆、旅舍亦少,因此往往只能携带熟食或半熟食以充饥,其用途类似于如今的“方便食品”。这种丝路旅行客观需求,成为丝路饮食文化交流的契机。

(来源:《光明日报》)

节气里的习俗



▲剪纸 秋分 赵延玲(河北公司邯郸电厂)

昼夜平分日 寒暑交替时

“金气秋分,风清露冷秋期半。凉蟾光满。桂子飘香远。”此时节,蝉鸣渐止,银杏新黄,光阴对折,天地平分一场秋色。这种感受正所谓是:风清、露冷、秋期半、月光凉、桂花香……宋代词人谢逸,用寥寥数字,就将节气秋分的特点描写得淋漓尽致。何为秋“分”?一曰:昼夜平分。太阳在这一天到达黄经180度,直射地球赤道,昼夜各12小时。二曰:秋季平分。按农历来讲,立秋为秋季开始,霜降为秋季结束,秋分在中间。正如元代吴澄编著的《月令七十二候集解》中所言:“分者,半也。此当九十日之半,故谓之分。”西汉《春秋繁露》也记载:“秋分者,阴阳相半也,故昼夜均而寒暑平。”

古人认为,万物春分而生,秋分而成。春分为“日中”,秋分为“宵中”,都是昼夜平分。春分后白天越来越长,夏至时到极限;秋分后夜晚越来越长,冬至时到极限。二十四节气是古人根据太阳运行规律编制的“时间地图”,被誉为“中国的第五大发明”。早在《尚书·尧典》中就有仲春、仲夏、仲秋、仲冬的记载,即春分、夏至、秋分、冬至。这体现出古人对于自然节点的精准把握,是中国对人类社会事业的重要贡献之一。

古人将秋分分为三候:一候雷始收声,二候蛰虫坯户,三候水始涸。古人认为雷是因为阳气盛而发声,秋分后阴气开始旺盛,所以不再打雷,这标志着暑气的终结,也是秋寒的开始;由于天气变冷,蛰居的小虫开始藏入洞中,并且用细土将洞口封起来以防寒气侵入;由于天气干燥,水汽蒸发快,所以湖泊与河流中的水量变少,一些沼泽和水洼便处于干涸之中。秋分时节还是收获稻谷、玉米、大豆等农作物的重要时期。秋分时很多传统民俗,也都饱含期盼风调雨顺、庄稼丰收的意思,比如,祭月、竖蛋、送秋牛图等。

(来源:新华网)

秋分到 蛋儿俏

自周朝起,古代帝王就有秋分祭月的习俗。秋分原是传统的“祭月节”,但因每年秋分在农历八月的日子不同,存在祭月无月或非圆月情况,故将祭月节由秋分调至农历八月十五,中秋节便由此而来。同春分一样,秋分也流行玩“竖蛋”游戏。“秋分到,蛋儿俏。”选择光滑匀称的新鲜鸡蛋竖立于桌面,屹立不倒即为成功。秋分这天,客家地区家家户户都要吃汤圆,还要和春分一样粘雀子嘴,煮些无馅汤圆,用细竹叉撑着放置在田边地坎,防止雀鸟破坏庄稼。秋分来临,民间还流行送“秋牛图”习俗。将全年农历节气和农夫耕田图样印在红纸上,由民间艺人挨户送图,即兴说应景吉祥话讨赏钱,俗称“说秋”,说秋人又被称为“秋官”。秋分还是放风筝的好时节,风筝类别多样,有王字风筝、鲢鱼风筝、雷公虫风筝等,大者有两米高,小的也有二三尺。

(来源:央视新闻)